

彭晓辉最近成了网络名人,原因是媒体报道了他指导的性学女硕士彭露露求职屡屡碰壁。彭晓辉是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,研究方向是人类性学。10年来,他只招了6名研究生,还只能挂靠在其他专业名下招生。彭晓辉在华中师大开了多年的《性科学概论》,在学校的BBS上,有“上华师不选《性科学概论》,等于白上华师”的帖子。如今,这个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专业,又将面临“后继无人”的窘况。记者就与性生理、性心理、性社会等有关的话题对话彭晓辉。

国内唯一培养人类性学研究生的华中师大教授彭晓辉:

“性资源的配置是不公平的”

本报记者 廖雯颖

“做父母应该要考资格证”

齐鲁晚报:彭露露在南京找工作有眉目了吗?

彭晓辉:现在已经有一所大学的独立学院愿意接收她了,是一个涉及婚姻家庭的专业,她去那所学校不仅可以开通选课,还可以开专业课。

齐鲁晚报:播撒了革命的火种?

彭晓辉:(笑)星星之火吧。

齐鲁晚报:感觉她找工作挺波折的。

彭晓辉:主要是她就想去当学校性学老师。有一些企业开高薪请她去,但这不是她的理想,她不愿意去。彭露露之前有三个师姐,她们不像彭露露非要当老师,找工作就比较容易,没有碰壁。

齐鲁晚报:南京的中小学以没有性学老师这个人事编制回绝,你们当初没想过这种情况?

彭晓辉:我们寄希望于有开明的校长以生物学(老师)的名义把她招进去,想方设法混进革命队伍嘛。(笑)我们起初的想法是,她可以用生物学的专业(背景)当中小学老师,条件成熟以后,再在学校开设青春期健康教育的选修课。而彭露露不甘心,就要开性教育课嘛。人家校长一看,一个女孩子要开性教育课,肯定惊呆了。

齐鲁晚报:你觉得中小学的性教育课应该怎样设置?

彭晓辉:一定是必选课,至少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,因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,到了初中马上就要面临青春期的问题。初中和小学设置的课程深度不一样。在小学之前,应该加强家庭性教育。这对家长要求很高,是一个理想状态。现阶段做不到怎么办?得依靠社会普及教育。计生部门辅导社区的育龄男女,让每一个在生孩子之前都做一个合格的父母。

齐鲁晚报:你的意思是现在的父母大都是不合格的?

彭晓辉:你想,任何专业都要学习,甚至要高等教育,要专业化。在现代社会,要提出一个概念,不经过相应的学习培训是没有资格当父母的,做父母应该要考资格证。只要具备生孩子的条件就能当父母?那是在农业化社会。现代社会,分工越来越细,包括教育都分工越来越细。学校不能承担的教育责任应该由父母承担。

齐鲁晚报:现在的父母有普遍的困惑,他们不知道怎么对孩子进行性教育,讲深了怕孩子想太多,讲浅了怕孩子不懂又来问。

彭晓辉:中国现阶段的成年

人,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,99%是性盲,说不定这个比例还说低了。几年前,深圳的熊女士因为自己的女儿偷看隔壁男孩撒尿,失手把女儿打死了。这是个极端的例子。悲剧是怎么造成的?如果熊女士知道,女儿看隔壁男孩撒尿是在性好奇的驱使下,性好奇是天生的,她就不会这么做。她当母亲不合格,她有爱心,但没有爱的资质。

齐鲁晚报:那父母们该怎么

彭晓辉:先自学。有性学网站,还可以买性学书籍。结婚之前就要学。你自己学好了,至少夫妻性生活也和谐些。不是吗?

一定要研究正式出版物,不要到网站去看那些花哨、刺激的内容。当然,作为成年人你有这个偏好无可厚非,只要不违法,不违背伦理道德。问题是那不是知识,那只是一种消费。真的要懂得知识必须要系统研修。一个星期抽一天学习,我相信能自学好。

齐鲁晚报:你是不是觉得现在“90后”和“00后”面临的性教育环境有点危险?

彭晓辉:非常恶劣。(性教育)形式重于内容。即使性教育工作有些试点,也是浮于表面。项目做完上报了,至于中小学性教育体系是否建立了,没人管。听之任之,自生自灭。表面上是抓思想品德教育,你越抓他越逆反。

“国内还没有性学硕士”

齐鲁晚报:你的《性科学概论》通选课在华师非常受欢迎?

彭晓辉:你可以查华师的BBS,BBS上说“上华师不选《性科学概论》,等于白上华师”。这个课开了16年,每年两个学期都开,至少有一千人选,还不包括旁听生。学生给我来信谈感受,鼓励我的信件太多了。学生尤其喜欢私下里谈到这些问题,都会说“你去找那个老师爸爸”。这句话多感人啊。

齐鲁晚报:华中师大就你一个性学老师?

彭晓辉:对。说我坐冷板凳也好,从1992年确定方向,我跟他们的研究都不一样。我研究性学二十年。在我招硕士之前,国内没有这个人类性学研究方向。

齐鲁晚报:那你的开门弟子岂不是国内第一个人类性学硕士?

彭晓辉:性学硕士这个说法不准确,应该是第一个研究人类性学方向的研究生,但她拿到的还是理学硕士的学位。因为国内没这个专业,没有性学硕士的授予权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,国内还没有性学硕士,除非它(性学)成了独立的学科。

齐鲁晚报:国外有吧?

彭晓辉:跟物理化学一样,国外性学早就成了独立的学科,但现在是只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,本科阶段还没有设学位。

齐鲁晚报:目前国内高校有跟你一样做性学研究的人吗?

彭晓辉:像我这样系统地、长时间地研究的很少,也没有学科建制和学术梯队。即使我的学生,她的研究方向是人类性学,但授予的学位却是理学硕士,因为我本身在生物专业,在动物学下设了一个研究方向“人类性学”。没有办法,二十年前我确定(性学)方向以后,就不做动物学的研究了,但是我的人事编制在这里,一直在这里工作。

“性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、经济问题”

齐鲁晚报:前段时间,一名上海的人大代表提出“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嫁妆”,引起网上热议。你怎么看这个观点?

彭晓辉:她的出发点是好的,我相信她有责任心。但她有没有想过,这个现象的实质是什么?对她的价值观,我其实是坚决反对的,这是封建的贞操观。如果以封建的贞操观来指导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,是社会的倒退,是对女性的压迫,是在彰显男权主义。这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被批得体无完肤了。她是在拿一种貌似道德的道德说教,仅此而已,对社会进步丝毫没有推动作用。

齐鲁晚报:但她的出发点是看不惯青少年和大学生在性方面的随便和轻浮。这也是很多家长所担忧的。

彭晓辉:这说明社会的反性文化积淀太深,他们是封建文化的毒害者。现在是成年人在掌管这个社会,但至少在性学领域,他们是性盲。

齐鲁晚报:你认为未成年人的性早熟该怎么办?

彭晓辉:未成年人的性早熟是自然生理的发展趋势,随着营养结构的改善,环境中的类激素物质增加,还有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。趋势没法改变,但有办法控制性信息规范、系统地传播。堵是堵不住的,唯一的办法就是疏。

齐鲁晚报:傍大款,当小三,减肥致死,被认为是女性教育的缺失,最近广东要试点对中小学女生进行女性教育。你怎么看?

彭晓辉:这只是表面。往深层考虑,为什么现代女性只是附属者?我创造了一个“性资源(sex resource)”的概念。每一个人都在分层次的社会结构中作为一个性资源存在,是被配置的。而性资源的配置是不公平的,倾向于

权贵阶层的。权贵阶层优先获得性资源,甚至是多占有性资源,于是总有一部分人的被剥夺。

齐鲁晚报:被剥夺的后果是什么?

彭晓辉:挤压效应导致社会底层非常反性,他不反,被剥夺得更多。而权贵阶层表面上也要反性,不然他会被社会反对。只要有贫富差距的社会就一定存在(反性)。女人之所以总是依附着男人,是因为社会财富和配置权主要被男人掌管着。所以才说“男怕入错行,女怕嫁错郎”。

齐鲁晚报:那应该怎样进行女性教育?

彭晓辉:女性要自尊自爱,根本是要降低贫富差距。在教育理念上,要强烈主张男女平等,而不仅仅是女性自尊自爱。应该教育男性们如何关爱女人,教育权贵们如何贡献和反馈社会。

什么时候主席台上男女各一半,在社会资源上女性有和男性平等的配置权,女性自尊自爱的问题就解决了。

齐鲁晚报:你好像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。

彭晓辉:对。性的根本问题不是道德问题,而是政治问题、经济问题。实质是资源配置格局。根本是要男女平等,消除贫富差距,不然单靠女性教育是达不到目的。

齐鲁晚报:你的“性资源”理论,是不是也能用来分析现在一疫情和剩男剩女增多的现象?

彭晓辉:对。理论上讲,一夫一妻制下,性资源其实不可能无限增长,因为它是排他的。但是社会有人利用所掌握的生产性资源过多占有性资源,必然要损害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。挤压效应导致一部分人的性资源被剥夺,所以剩男一定在下层。

齐鲁晚报:但有大批优质的剩女,她们并不在社会下层。

彭晓辉:她们是一种逆反,一种反叛。她们已经掌握了一定生活资料,在生活上可以自立,不愿意屈就。

“边缘群体的冒头

是社会进步的表现”

齐鲁晚报:我看到你的网易微博有关木子美,还跟她打了招呼?

彭晓辉:对。她本人的选择是我持尊重态度的。作为成年人,她的选择只要不违法,不伤害任何人,我们无权干涉。但是如果以木子美这种方式切入,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。

齐鲁晚报:我很好奇你对木子美的看法。

彭晓辉:木子美现象是一种反叛,对社会现状的不满。她们是以反叛心理来剖析这个社会,这种精神是可贵的,但是因为积

累不深,看不到问题的实质。她敢于逆流而上,反社会主流,这一点上我们是共同的。我其实也在反社会主流,但我们反的方式不一样,用的武器不一样。

齐鲁晚报: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,湖南一个同性恋男子,因为玩室息式的SM(指性虐待——编者注)勒死了六个玩伴,以故意杀人罪被判了死刑。他为自己辩解,窒息式性爱游戏是双方自愿的,他不是有意杀人。你怎么看这个男子的辩解?

彭晓辉:无论动机如何,造成这么多人死亡,能不负责任吗?法律肯定是不允许的。性的表达也必须以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为前提。现在的道德,无论是不是在性领域,都要有一个基本前提,那就是“无伤原则”。无伤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。

齐鲁晚报:你认为公众应该用怎样的心态看待像SM这样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群体?

彭晓辉:我要替SM正名,真正的SM是不伤人的。SM有一个规则,他们自己约定有一个“safe word”,我翻译成“安全口令”。约定一个暗号,在施加的过程中受虐方受不了了,一个手势,一个眼色,游戏就不再往下进行,对方是遵守的。真正的SM重点是角色扮演的形式,一个游戏的过程,而不是真正的伤害。真正的SM是安全的,它的安全性并不比常规的性行为方式危险。当然SM不排除有失误的时候,但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,绝对不是把对方勒死了获得一种性满足,那种以SM名义出现的虐待是一种残害,我并不认为是SM。

齐鲁晚报:从同性恋群体、跨性别群体到SM群体,这些以前没听过的群体慢慢浮出水面,出现在大众文化中,如何看待这种现象?

彭晓辉:就像火山,它总在酝酿之中,到一定时候就冒头了。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

齐鲁晚报:你认为这是进步的表现,而不是道德失范或者说性变态?

彭晓辉:尽管有些表现形式是负面的,但至少它反映了社会各个群体争取自己权利的呐喊。各个社会利益阶层之间,各种生活方式的群体之间,应该有平等沟通的机会和平台。

齐鲁晚报:也就是说一味地去反对、打压他们是对的?

彭晓辉:对。但是一味纵容他们也不对,应该有规范。比如说同性恋,你要尊重他婚姻的自主权。愿意跟同性结婚,OK,法律不禁止,甚至给他们发结婚证。但是也要按伦理规范来行事,不能说结婚还有婚外性,那就直接损害了配偶的利益。



彭晓辉 (受访者提供)